

里有最鲜活的对话和最真实的人性。正是这种沉浸式的倾听，让她对人有了超乎寻常的理解。”

这种对人性的理解，最终都流淌进了她的笔下。如同大侦探波洛的名言：“我可不是偷听，是风把话刮进了我的耳朵。”

阿加莎的故事之所以能跨越百年仍然风靡全球，不仅仅因为那些惊人的诡计与反转，还因为她总是能捕捉到人性的共通之处，总是能看到死亡表象下流动的欲望、恐惧和爱。

詹姆斯坦言：“我曾外祖母的非凡之处在于，她实际上贯穿了整个20世纪进行写作。她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20年，最后一本书大约出版于1976年。所以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她写的是关于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故事，但她实际上写了关于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故事。我认为我们今天所有人仍在阅读、欣赏和观看她作品的原因是它们是关于人的故事，而我们作为人并没有太大变化。



左图：阿加莎与女儿罗莎琳德。

一百年来人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。所以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上海，当我们翻开她的书，都能在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或是身边人的影子。”

中国粉丝把阿加莎亲切地称为“阿婆”。在詹姆斯看来，曾外祖母当然并非生来就是个老人，“只是因为她流传最广的照片都是在她五六十岁甚至更年长时拍摄的。其实她也曾是一个非凡的年轻女性——在那个女性普遍被束缚的年代，20多岁的她已经在夏威夷和南非服役，独自环游世界。她是个冲浪爱好者，也是个充满冒险精神的旅行家”。

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经历，后来都成为了阿加莎创作的养料。那些发生在异国他乡的奇案，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，都源于她亲身的体验与观察。有一本书叫《阿加莎的毒药》，详细分析了她的笔下出现过的“毒物”，这当然也源于她作为专业药剂师的经历。她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空想象的作家，而是用双脚丈量世界，用双眼看透人心的探索者——害羞的妮玛和勇敢的阿加莎，共同塑造了这位独一无二的推理女王。

她让全世界“倒吸一口凉气”

当被问及阿加莎作品改编的

秘诀时，詹姆斯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：故事。在他看来，曾祖母真正的天才之处在于情节的构建。而一个好的改编，必须忠于故事的核心；再加上人物构成故事的血肉，他们或引导、或误导，最终让整个谜局变得丰满又迷人。

“要说阿加莎结尾‘反转’最惊人的作品，毫无疑问我选《控方证人》。”詹姆斯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次观看话剧《控方证人》时的场景：那是在苏格兰的邓迪（Dundee），当剧情迎来第一个惊天反转时，他清晰地听到了全场观众发出了‘嘶’的一声，那是被震惊到集体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。他将这个瞬间命名为“邓迪倒吸凉气时刻”。

直到今天，《控方证人》已经在伦敦西区上演了多年，每到关键时刻，这种“倒吸凉气时刻”的声音依然会准时响起。在詹姆斯看来，这就是阿加莎的魔力：“她有那种能力，更有那种勇气，敢于在舞台上设置如此大胆的诡计，将真相巧妙地隐藏于众目睽睽之下。”

“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”，线索就摆在你面前，但只有最优质的“灰色脑细胞”才能看穿全局。甚至，在亲自把小说搬上舞台时，阿加莎会“去波洛化”，把举世闻名的比利时大侦探波洛从故事中去除——比如舞台剧版的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和《五只小猪》中都没有波洛的身影（原